

欽定陳書

卷十九之二十六

卷之三

叶公

陳書卷十九

唐 散 翰 常 侍 姚 思 廉 機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爲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幸往他所或遠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搜炯妻虞氏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堅戮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恆閉門却掃無所交

遊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旣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枕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櫛櫛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忝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燭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燭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奧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篤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欵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憂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綱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趙

趙桂甫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遠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氣臣私心煎切彌迫
近時懷憇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屢有感
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需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
馳咸惟清深宛浦日者理切倚閭言歸異域復奉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
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
茲真薄氣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苟母從官用覩朝榮不
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爛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
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
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卽日舉哀并遣弔祭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坡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
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
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還郡卽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
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
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
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
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
稽也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維新
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有
美聲譽治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便爾淑裝且爲
出都之計唯遲披覲在於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
讀書尋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
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
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于後焉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
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遺荔因以感疾帝

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疏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勅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更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文帝甚傷惜之

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棲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甲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爲會稽太守引寄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璋同舟而載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

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
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責不可
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
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
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
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
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痼彌留渴陰將盡常恐卒墳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
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虛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
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
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
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
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靈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
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

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歎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
感於邪說違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
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霆賸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寶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
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厯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
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
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
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
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
於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頤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智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疊非張繡罪異
畢誌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
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劙
聲寶虧喪膽氣衰沮高壤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

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擢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糜國爵子尙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時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顙騎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鑿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

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徹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鉄鍼
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爲寄有民望且
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
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
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質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
言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
及至卽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旣出閣雖未置府僚
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勅用寄寄
入謝文帝曰所以憚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
不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
宗卽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並不就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旦夕
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將軍如故
十一年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

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
纔期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
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
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不存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爲其姑所養大歲能誦孝經
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
時自講文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
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
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
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
蕪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棟粧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
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尙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
焉之志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

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籌沉密盡其誠歎可謂有益明時矣

曉書卷十九

陳書卷十九考證

馬樞傳○臣人龍

按南史馬樞載隱逸傳今本卷載沈炯虞荔馬樞三人而下文史臣論止言沈虞不及

馬樞未知何故

陳書卷十九考證

陳書卷二十

唐 散 翰 常 尚 姚 忽 麻 機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郎父洽梁侍中仲舉無他藝術而立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爲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文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承益恭侯景之亂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爲吳興郡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爲宣毅將軍以仲舉爲長史尋帶山陰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戶三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並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是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選中書舍人